



〔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著

人生的亲证

商务印书馆

87232

I 311.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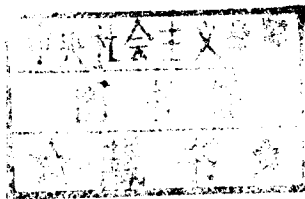
人生的亲证

〔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著

宫 静 译 章 坚 校



200407489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年·北京

002161
Rabindranath Tagore

SĀDHANĀ

The Realisation of Life

Leipzig

Bernhard Tauchnitz

1921

根据德国莱比锡伯恩哈特·托赫涅茨

出版社1921年英文版译出

RÉNSHÈNG DE QĪNZHÈNG

人生的亲证

【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著

宫 静 译 章 坚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961-8/B·130

1992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688 1/32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96 千

印数 0—5000 册

印张 4 1/4 插页 1

定价：2.20 元

目 录

作者序言.....	1
一 个人和宇宙的关系.....	3
二 灵魂意识	15
三 恶的问题	27
四 自我的问题	39
五 在爱中亲证	54
六 在行动中亲证	68
七 美的亲证	78
八 无限的亲证	83
 附录：人	 95
一 人	95
二 超人.....	107
三 我是他	118
译后记	127

作者序言

阐明这本书所发表的论文题材，我没有用哲理性的说教，也没有以学者观点加以探讨，也许这对我来说更为合适。我生长在一个以奥义书经典作为日常礼拜的家庭，并且在很久以前父亲就作出了榜样。父亲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一直保持着与神的密切交往，但是他没有忽略对世界应尽的责任，也丝毫没有减少对世俗事务的强烈兴趣。因此，我希望这些论文能使西方读者有机会接触到印度的古代精神，这种精神曾反映在我们的圣典中而今天仍然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人的一切重要言论不是通过词句而是通过精神来判断的——这是在历史中伴随着生命的成长而呈现出来的精神。我们懂得基督教的真实含义是在观察它的当代生活各个方面而得到的——无论如何，它与早期的基督教，甚至在重要方面都可能是不同的。

印度伟大的宗教圣典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似乎只具有怀旧与考古的兴趣，但是对我们却具有生活的重要性，我们不得不认为把人类思想和愿望的木乃伊标本，陈列在带有标记的柜子里时，尽管在博学的外衣下永远保存起来也会失去它们的重要意义。

源于伟大心灵的体验的有生命的语言，其意义永远不会被某一逻辑阐释体系详尽无遗地阐述清楚，只能通过个别生活的经历不断予以说明并在各自新的发现中增加它们的神秘。对我来说奥义书的诗篇和佛陀的教导永远是我的精神财富，因此它赋予我无限的生命力，我已经将它们贯彻到我自己的生活和我的言论中，它犹如天性对于我有独特含义，对于别人同样也期待着他们的证实。

而我自己特殊的证明一定会有它的价值，因为它有个性。

或许我还要补充一点，这些文章用连续的形式汇编起来是为了便于出版。其中一些观点是从几篇孟加拉语论文中选出的，在孟加拉波浦尔(Bolpur)我的学校中，我习惯于同我的学生们进行讨论。我使用的这些译文是由我的朋友巴布·沙迪什，钱德拉·罗易和巴布·阿吉特·古玛尔·钱哥罗瓦尔蒂翻译的。这本文集的最后一篇，“在行动中亲证”是由我的侄子巴布·苏列德拉纳特·泰戈尔从孟加拉语论文“业瑜伽”译出的。

趁此机会我向哈佛大学詹姆斯·H·伍兹教授表示谢意，由于他公正的评价才鼓舞我去完成这本文集并在我去哈佛大学之前阅读了其中的大部分。我还要感谢欧内斯特·里斯先生的帮助，他热情地提出建议帮我修订并审阅校样。

关于 Sadhana 的发音，还须要说一句，重音应该放在第一个 a 上，这是这个字母的宽音。

一 个人和宇宙的关系

古希腊的文明孕育于城墙之内，实际上，一切现代文明都有其砖块和泥灰砌成的摇篮。

这些壁垒在人们的头脑中已深深地留下了痕迹，使我们在思想上建立起“分而治之”的原则，以至在我们当中形成了一种习惯，用加固和使之互相分离的办法来保持我们所获得的一切，由此把国家与国家，知识与知识，人和自然分开。有了这种习惯便对于这个屏障以外的东西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任何事情想得到我们的承认都要经过一番艰难的斗争。

最初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时，印度是广阔的森林地带，新来的人们很快就利用了这些有利的条件。森林给他们提供了隐蔽所，以躲避骄阳酷暑和热带暴风雨的袭击，并为家畜提供了牧场，供给祭火以燃料，为建筑房屋提供了木料。后来不同的雅利安部族及其首领定居于不同的森林地区，这些地区为他们提供特殊的自然保护，以及充足的水源和食物。

这样，在印度，文明的诞生是始于森林，这种起源和环境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特质。印度的文明被大自然的浩大生命所包围，由它提供食物和衣服，而且在各方面与大自然保持最密切、最经常的交流。

这样一种生活，可能会被认为有使人类智力趋于愚钝的倾向，并且由于降低了生活的标准而阻碍对进步的刺激，但是在古代印度，我们发现这种森林生活的环境并没有压抑人的思想，没有减弱人的活力，而只是赋予人们一种特殊的倾向，使他的思想在与生气

勃勃的大自然产物的不断接触中，摆脱了想在他的占有物周围建起界墙以扩展统治的欲望。他的目的不再是获得而是去亲证，去扩展他的意识，与他周围的事物契合。他认为真理是包容一切的，没有绝对孤立的存在，并且认为亲证真理的唯一途径是使我们的生命融汇于一切对象之中。古代印度林栖圣哲们的努力正是为了亲证人类精神和宇宙精神之间的这种伟大的和谐。

后来当这些原始森林开拓为良田的时候，到处都兴起了富裕的城镇，几个强有力的王国建立起来了，这些王国与世界上一切强大的势力有了互相交往，但是，甚至在物质生活繁荣的时代，印度人仍然带着敬仰的心情回顾狂热的自我亲证的早期理想和遁居森林的单纯生活的高尚，并从这智慧的宝库中汲取最大的鼓舞。

然而西方人似乎将征服自然引以为荣，好像我们是住在一个敌对的世界里，我们所要任何东西都必须从不情愿的、异己的东西的安排中掠夺过来，这种思想是以城墙习惯训练头脑的产物，由于生活在城市，人自然而然地将他的目光集中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上，这样就在他和他所寄居的大自然之间造成了人为的分离。

但是印度人的看法是不同的，他们把世界和人一起包括在一个伟大的真理里。印度人强调在个人和宇宙之间的和谐，他们认为如果宇宙对我们来说是绝对无关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能与周围环境有任何交往了。人对自然的抱怨是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取大多数的需要。是的，不过他的努力不是徒劳的，他每天都在取得成功，这表明在人和宇宙之间有一种合理的联系，因为除非真跟我们有联系，否则我们永远也不能把任何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

我们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同一条道路，一种观点认为：它与我们所期望的目标是分离的，假若这样，我们认为，在这条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通过力量、冲破障碍而取得的；另一种观点

认为这是一条将我们引向目的地的途径，因此它是我们目标的一部分，踏上这条路已经是我们胜利的开端，越过它就能获得它所提
供给我们的一切。这后一种观点就是印度人对自然的看法。对于他们来说人和大自然的和谐是伟大的事实。人能够思索是因为他的思想和周围事物是一致的，人类能够利用自然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只是因为他的力量同宇宙的力量是和谐的，而且长期以来人类的意图同贯穿在大自然里的意图永远不能互相冲突。

西方人普遍认为自然只是无生命的东西和兽类，由于自然界发生了无法解释的突变，人类的本性由此产生。按照西方人的看法在生命的梯级上任何低级的东西几乎都是自然的，凡是在它上面留下理性和道德这类完美痕迹的东西才是人类的本性。这好像将花和蕾分隔成两个孤立的范畴，将它们的美德归功于两种不同的、相反的原理。然而印度人在承认与自然的亲缘关系、与万物的牢不可破的联系时从不会有任何踌躇。

宇宙之根本统一对印度人来说不是简单的哲学思辨，而是要在感情上和行动上去亲证这种伟大和谐的生活目标。用冥想和礼拜，用对生活的调整，去培养他们的意识，任何东西在印度人看来都具有精神意义。地、水和光，花和果，这对他们来说不仅是物理现象，用则取之，不用则弃之，它们正像每一个音符对于完成和音是必要的一样，也是获得完美理想的需要。印度人直观地感到这个世界上现存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我们得充分考虑到它，和它建立一种自觉的关系，这不仅是受对科学的好奇心或者对物质利益的贪婪所驱使，而且是以欢乐、平和的伟大情操，以同情的精神去亲证它。

科学家认为世界不仅是呈现于我们感官的样子，他们认为地和水实际上是力的作用，而对我们却表现为地和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只能部分地理解。同样，具有灵智的人认为地和水的

最终真理依赖于我们对永恒意志的理解，永恒意志是有节奏地活动并且以我们在那些方面所发见的力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这不像科学那样是纯粹的知识，而是灵魂对灵魂的感知。它不像知识一样带给我们力量而是带给我们欢乐，这是亲近者结合的结果。一个对世界的了解不比科学方法了解得更深刻的人，永远不能理解具有精神的洞察力的人在这些自然现象中发现的事物。水不仅洗涤了四肢，由于触及了灵魂而净化了心灵；地不仅支撑了身体，而且使精神愉快，因为与它的接触不仅是一种物质接触——它是生命的体现。当一个人认识不到他和世界的密切关系时，可以说他是住在被墙壁隔绝的牢房里。当他认识了万物之中永恒的精神时，于是他就解脱了，因为他发现了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最完美的意义，到那时人发现自身是在完全的真理中，并且与万物建立了和谐。在印度，人们被教导得完全觉知他们与周围事物（物质的和精神的）具有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向朝阳，向流水，向果实累累的大地祝福，将它们看成同一种生活真理的显现，他们自己也置身于这种真理的怀抱中。这样，我们每天沉思的课题就是圣诗，它被认为是全部吠陀的集中体现。由于它的帮助我们才尝试着去认识人的灵魂意识和宇宙是根本统一的，我们才学会去理解这种统一是由永恒的精神结合而成，它的力量创造了大地、天空和星辰，同时也用意识之光照亮了我们的思想，而这种意识存在和运动于与外部世界不可分割的统一中。

印度人决不会试图忽略不同事物的不同价值，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那样做就不可能生活。在创造的梯级上人类是优越的，这种观念不曾离开他的头脑。但是他们对自己的优越感的真正所在有自己的看法，它不在于他所拥有的力量，而在于联合的力量。因此，印度人选择朝圣的地方，无论在哪里必有特殊的崇高和美丽，以致他们的思想能够从狭窄的必然世界走出来，而认识自己在无限中

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曾经是食肉的人们放弃肉食，而培养对生命普遍抱有同情心的原因，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事情。

印度人知道当我们受到精神和肉体的障碍而极度地脱离自然界无穷无尽的生命时，当我们仅仅是孤立的人而不是宇宙之中的人时，我们就会提出困惑不解的难题，并且割断了解释它们的泉源，我们试图用各种人为的方法去解释，却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困难。当人离开了他在宇宙中栖息的地方，而行进在人性的单一的绳索上时，这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摇摆或跌落，他不停地绷紧每一根神经和肌肉，以便在迈步时保持平衡，随后，在他疲倦休息的时候，因为想到自己曾受到万物不公正的待遇而大声斥责神明并在内心感到自豪和满足。

但是这不能永远继续下去，人类必须认识自己生存的全部，认识人在无限中的地位。他必须知道尽管他可以努力，但在小小的蜂房里永远也不能酿出蜂蜜，因为终年供给他生活的食物是在蜂房以外。人类必须知道当他断绝了与生气勃勃的和纯洁的宇宙之间的联系，而为了食物和健康求助于自身时，他就把自己推向疯狂，将自己撕成碎片，吃自己的肉。失去这整个自然的背景，人类的贫穷就丧失了单纯性的优点，而变得卑鄙和无耻了。人类的富足不再是宽宏大量而只是变为奢侈。人类的欲望不会有助于他的生命，不会固守在人生目的的界限之内，欲望成了目的本身，使人类的生命燃起了欲火，并在熊熊的火光中玩琴取乐。于是我们就在自我表现中企图吓唬人，而不是去吸引人；在艺术上我们追求新奇，而忘却了万古常新的真理；在文学上我们失去了关于人的单纯而又伟大的完整看法。人显得像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或一种感情的体现，这种感情由于变态而很激烈，它是在强烈的人为的光线照射下被显示出来的。当人的意识只局限于他的人性的自我的周围时，他本性的更深的根基决不会找到永久的土壤，那时人类的

精神就会濒临饥饿，并且以追求周围的刺激来代替健康的力量。到那时，人将会失去他内在的前景，并用他自己的尺度衡量他的伟大，而不是通过与无限的有力的联系；用他自己的运动判断他的行为，而不是用完美的宁静——存在于星空中的宁静，存在于永不停息的有节奏的创造之舞中的宁静。

侵入美洲的欧洲移民和印度最初的入侵者相类似，他们也面临着原始森林，并且向土著挑起激烈的战斗。但是美洲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最后，从不让步。在印度，野蛮人居住的森林后来成为贤哲的圣地，但是在美洲，大自然庄严的富有生机的圣堂对人来说已经没有更深的意义。它们只给人带来财富和势力，也许有时有助于人的美感享受，使一位孤独的诗人生灵感。森林在人们内心永远也不会产生神圣的交往之情，不会被视作人类灵魂和宇宙灵魂相结合的伟大的精神和谐的场所。

我此刻决不愿意说很多事情将会是别的样子。如果历史在每一场合都以同样的方式再现，那将是十足的浪费时机。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将他们不同的产品带到人类市场，互相补充对别人是必要的东西，这对于精神交往是很好的。总之我想说的是印度一开始她的历程就面临着对她并非不利的环境的特殊结合。她循着自己的良机，沉思默想、苦行和精进，潜入存在的深层，并且获得了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对那些在历史上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进化的人们确实很有价值。人类为了健康地成长，需要所有构成复杂生命的全部生活的要素，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食物栽培在不同的土壤和取自不同来源的原因。

文明是各个民族为了按照它最好的理想塑造国民而忙于制造的一种模型，它所有的机构、立法机关、奖惩准则，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学说都针对这一目标。西方近代文明通过全部机构的努力试图在身体方面、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培养出完美的人来，因此，这些

国家最大的精力是放在使人的力量扩大到超出自己的范围，人们正在努力联合并发挥一切才干去占有和利用能够得到的一切东西，在探索的道路上去克服任何障碍，他们甚至训练自己与自然和其他民族打仗，他们的武装力量日益强大，他们的机械、设备、机构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加，这就是辉煌的成就，无疑地，这是人类征服力的惊人表现，为了达到人类超越万物之上的目的，他们不知道何谓障碍。

然而印度古代文明有她自己完美的理想，它的努力完全倾注于这种理想。它的目的不是获得权力，不是尽力去培养能力，不是为了防御和进攻的目的而去组织人们，也不想为了得到财富，得到军事和政治的优势而建立合作。印度人要实现的理想是使最优秀的人们过与世隔绝的冥想生活，她通过证悟实在的秘密为人类获取的珍宝，使她在世俗成功的领域里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然而，这同样是崇高的伟业——这是不知界限的人类抱负的崇高表现，它的目标就是亲证无限，此外别无他求。

在印度有贤人、智者、勇士，有政治家、国王和皇帝，但是在所有的这些等级之中，印度人所崇拜和选择的代表人物是谁呢？

他们是贤者，贤者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以充满智慧的认识获得最高灵魂的人；是在统一的灵魂中发现最高灵魂与内在我具有完美和谐的人；他们是在内心摆脱了全部私欲而亲证最高灵魂的人；是在今世的全部活动中感受到他（最高神），并且已经获得宁静的人。贤者是全面证悟了最高神的人，他们已经找到了永久的宁静，与万物结合而进入宇宙生命中。”（《蒙达迦奥义书》Ⅱ，2，5）

这样，当我们认识了与万物的关系，我们将通过与神的结合而进入万物，这种状况在印度被认为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和人性的实现。

人类能够破坏、掠夺、赚钱、积聚、发明和发现，但是人类所以

伟大是因为他的灵魂能容纳一切。当他将自己的灵魂封闭在僵化的习惯、无生命的硬壳中时，当他被卷入盲目地工作的漩涡，好像暴风卷起灰尘遮住了他的眼界时，他将会遭受到可怕的破坏，这实际上是扼杀了他的生命的真正精神，也就是能容纳一切的精神。人在本质上既不是他自己的，也不是世界的奴隶，而是爱者。人类的自由和人性的完成都在于“爱”，爱的别名就是“包容一切”，由于这种容纳力，这种生命的渗透力，使人类灵魂的气息与弥漫于万物中的精神才能结合起来。无论在什么地方，人总想竞争、挤垮别人以出人头地，总想获得这种差别，因此而自高自大，目空一切，此时，他已背离了包容一切的精神。这正是为什么奥义书将获得人生目的的人们描写为“宁静的人”、“与神合一的人”的原因，这意味着他们生活在人和大自然的完全和谐中，因此，也生活在不受任何干扰的与神的统一中。

我们在耶稣的教诲中也曾见到这同样的真理，他说过：“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更难”，这意味着我们为了个人敛财而脱离了别人，我们的财富限制了我们自己。热心于积聚财富的人，他的自我不断地膨胀，因而不能进入完全和谐的、容纳一切的精神世界的大门，只能将自己封闭在他所占有的获得物的狭小的堡垒中。

所以奥义书教导的精神是：为了寻求神你必须拥抱万物。为了追逐财富，得到小利，而真正抛弃了万物，这不是亲证完美的神的道路。

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奥义书的某些近代的欧洲哲学家们，他们非但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得的教益，反而说印度的“梵”(Brahma)只不过是一种抽象，是对现存世界上的一切东西的否定。总之，他们认为无限的神只能在玄学中找到，此外任何地方也不能找到。这种说法大概在我国部分国民当中也曾经，并且一直很流行，但是，这必定与渗透于印度人头脑中的思想相悖，相反，领悟和肯定万物

中无限的存在的惯例，已经成为印度人永远的灵感。

我们曾得到这样的教诲：“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似乎被神所包围。”（《伊莎奥义书》Ⅰ）

“我再三地向存在于火和水中的神，向遍布于全世界的神，向存在于每年收获物中的神和存在于多年生的森林中的神朝拜。”（《白骡奥义书》Ⅱ.17）

能够把这个神从世界中抽象出来吗？相反，它不仅意味着在万物中能看到它，而且要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中礼拜它。奥义书中具有神的意识的人对于宇宙，抱有深深崇拜的感情。他所崇拜的对象，体现在一切地方。正是这种唯一的活生生的真理使全部实在成为真实的。这种真理不仅是认识的真理，而且是信仰的真理。“南无南无”——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再三地向它朝拜。这种真理是在贤者突然迸发的感情中被认识的，他在突然欢乐的狂喜中向全世界发表演说：“听我说，不朽精神的儿子们，寓居天国的人们，我已经认识了超人，他的光辉穿过黑暗照射到前方。”（《白骡奥义书》Ⅱ，5，Ⅲ，8）在没有丝毫暧昧或盲从的地方难道我们没有发现直接、积极地体验到的压倒一切的欢乐吗？

佛陀发展了奥义书教诲的实践方面，宣讲了同样的教戒，他说：“对于上下、远近、可见与不可见的一切事情，你们都应该保持无限热爱的关系，没有任何怨恨，没有杀生的欲念。当你站着或走路、坐着或躺下，直到睡眠时，都要生活这样的意识中，这是梵的寺院，或者，换句话说，在梵的精神中生活和行动，才有你的欢乐。”

什么是梵的精神呢？奥义书说，“实质上它是万物的生命和光芒，它是宇宙意识，它是梵。”（《广林奥义书》Ⅱ，5，10，Ⅲ，5，19）去感受一切，意识到一切，这就是梵的精神。我们的肉体 and 灵魂已经沉浸在梵的意识中，太阳吸引地球是通过梵的意识，光波在行星

间的传递也是通过梵的意识。

“这种生命和光芒，这个感知一切者”不仅在宇宙空间，而且也“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中”，它是宇宙空间或广袤世界里的完全的意识者，也是灵魂中或内心世界里的完全的意识者。

因此，要想获得宇宙意识，必须使我们的感情和遍满一切的无限的感情结合起来。事实上，人类真正的唯一的进步就是与这种广阔领域中的情感相吻合。我们全部的诗歌、哲学、科学、艺术和宗教都是用来使我们意识的范围延伸到更高更广的领域。人不是通过占据更大的空间而获得权力，也不是通过外在的行为活动而获得权力，只有在他是真实的范围内，他的权力才能扩展。他的真实性是由他的意识范围来衡量的。

无论如何，为了获得这种意识的自由，我们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种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抛弃个人的自我。只有通过否定自我，我们的灵魂才能够证悟真正的我。奥义书说：“你们应该通过放弃而获得，你们不应该贪婪。”（《伊莎奥义书》I）

《薄伽梵歌》告诫我们要无私地工作，为了成功而抛弃一切欲念。许多不了解印度的人从这些教义中断定流行在印度的这种把世界视为某种不真实的东西的观念是建立在所谓的无私无欲的根基上，但是事实正相反。

一心想增加自己力量的人，会忽视其它任何东西，和自己相比，世界上其它东西都是不真实的，因此，为了充分地意识到万物的真实性，人类必须从个人私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我们必须进行这种修炼是为了承担社会义务分担同胞的负担。为了获得伟大生命而作出的每一次努力都要求人“通过放弃而获得，切不可贪婪”。因此，逐渐扩展个人的意识，使它与万物融为一体，是人类奋斗的目标。

在印度，无限不是缺乏内容的，空洞的非存在。印度的圣贤们

强调说：“在现实中能亲证它（无限），人生就是真实的；在现实中不能证悟它，人生就是死亡的孤寂。”（《由谁奥义书》Ⅰ，5）那么，如何去亲证它呢？“要在个人和众人中去亲证它。”（同上）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家庭、社会、国家，在万物存在的一切地方去亲证宇宙意识，对宇宙意识亲证得越多，越好。不能亲证宇宙意识我们就会濒临毁灭。

当我想到远古时代，我们的诗人预言家站在印度太空充足的阳光下，以愉快、亲切的心情向宇宙致意时，就使我对人类的未来感到莫大的欢欣和强烈的希望。他们的看法不是一种拟人的幻觉，不是把人看成反映在各处的异样的夸大的映像，目睹人类的戏剧在迅速闪现着光和影的大自然舞台上以巨大规模演出，与此相反，它意味着跨过了个人的界限，成为高于人，与众人合一的人，它不只是想像的戏剧，而是意识从完全神秘化的、被夸大的自我中的解脱，这些古代的先知们，在他们深澈的心中感觉到：这种颤动并转化为宇宙无限形式的活力，同样在我们内心存在，表现为意识，而且没有破坏统一性。对于这些先知们来说，在他们完美聪明的见解中不存在分歧。他们甚至永远不会将死亡看成是在现实中刻下的裂痕，他们说：“它的反映是死亡，但也是不朽。”（《尼理心诃奥义书》Ⅰ，4）他们不承认在生死之间有任何根本的对立，他们绝对确信地断言：“生就是死”，（《阿闍婆吠陀》Ⅺ，4，11）他们以同样平静喜悦的心情赞扬说：“生命有显现的形态，也有隐设的形态”——“在生命中隐设的是过去的形态，然而那也是未来的形态。”（《阿闍婆吠陀》Ⅺ，2，15，Ⅺ，4，15）他们知道生命的显现和隐设像海洋上的波浪一样是表面的，只有永久的生命，不朽也不灭。

“万物从不朽的生命中涌现
并充满了活力。”

（《羯塔奥义书》Ⅰ，6，2）